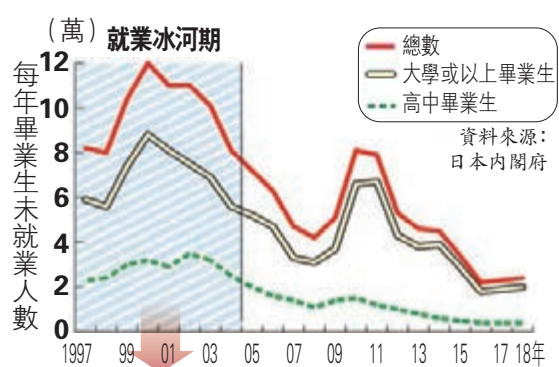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日企傾向聘請應屆畢業生為全職員工。圖為日本1998年的大型招聘活動。網上圖片

「就業冰河期」影響延續至今



現年30多至40多歲 由於畢業時就業困難，很多人至今仍然只能打散工甚至失業

就業冰河期世代核心層(現年35至44歲左右)現時就業情況



日「七旬養四十」現象 中年散工吊命

就業冰河期延禍至今 催生「70/40」現象

日本經濟泡沫於1990年代初爆破後，失業率持續上升，並於2002至2003年達到高峰，期內無法找到工作的畢業生急增，被稱為「就業冰河期」。事隔接近20年，當年求職失敗的畢業生已成為中年人，但受日本職場文化影響，不少人至今仍無法找到穩定工作，只能依靠父母接濟，更衍生俗稱「70/40」(70多歲長者供養40多歲子女並與其同住)的現象，成為社會一大隱患。



「低下階層」極難向上流動。網上圖片

目前日本約40多歲的中年人，多是嬰兒潮世代的子女，在1990年代後期至千禧年初期投身社會，東京大學教授玄田有史指出，當時同年紀求職人數比其他時期多，卻正值經濟衰退的「就業冰河期」，使他們難以尋求優厚的工作，部分人因此經常轉職，或在晉升空間有限的中小企工作。

企業多聘應屆畢業生

然而日本企業大多按累積年資調整薪酬，轉職將導致薪酬增幅減少，即使是大企業亦因經濟不景，削減培訓資源，導致當時入職的人士難以晉升為管理層，種種因素均導致日本中年人薪資較上一代下降。此外，日本企業亦傾向聘請應屆畢業生為全職員工，使畢業時找不到工作的人將來求職難度大增。

單身女重災 未來勢成重擔

厚生勞動省數字顯示，截至2002年時，日本有5.9%持大學學歷者失業，另有18.1%只能從事兼職。該批兼職人士到2015年時，只有66.1%可轉為全職員工，當時失業的人更只有27.7%找到全職工作，41.6%仍然失業。

另外，2016年日本40至44歲、持大學學歷的勞工平均月薪為44.4萬日圓(約3.14萬港元)，較2007年時同年齡層者減少16%。玄田進行的調查更發現，嬰兒潮子女一代的薪酬升幅不但遜於上一代，與5年後大學畢業的勞工相比亦較低。

日本中年人收入普遍下跌，部分失業人士更一直需與父母同住，倚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，稱為「70/40」現象，情況在單身女性最嚴重，估計日本40至50歲與父母同住的單身女性中，只有26.6%能財政獨立。當他們的父母去世後，勢必對政府開支構成沉重負擔。

感覺被遺棄 現情緒問題

部分長期失業的中年人因缺乏支援，並感到遭社會遺棄，情緒更逐漸出現問題。去年川崎發生嚴重斬人案，51歲兇徒岩崎隆一持刀斬傷多名小學生，造成2死17傷，岩崎正是長期失業、蝸居在家並依靠親人接濟的中年貧窮族。當中年貧窮人口持續上升，類似事件亦可能增多，增加社會潛在風險。日本傳媒呼籲，社會應進一步討論「就業冰河期」造成的長遠影響，不應讓一輩人為經濟泡沫爆破付出代價。 ■綜合報道



日本不少中年人只能依靠父母接濟，衍生俗稱「70/40」的現象，成為社會隱患。網上圖片

政府主動家訪 牽頭聘用中年

日本經濟衰退後出現「就業冰河期」，如今演變成中年就業困難問題，日本政府去年成立「就業冰河期世代支援推進室」，並計劃在未來3年投放600億日圓(約42億港元)，目標是協助30萬名就業冰河期世代，覓得全職工作。

「就業冰河期世代」泛指在1993至2004年大學畢業的人口，當時正值經濟不景氣，使他們求職和晉

升機會較其他世代遜色。日本政府過去主要循3個途徑，幫助中年求職人士，包括透過公共職業安定所提供職業介紹服務、安排再培訓課程，以及向聘請中年人的企業提供補貼。然而不少中年人為求餬口，需花大部分時間任職薪金低微的兼職工作，無暇使用這些服務，減低措施成效。新方案的策略更為主動，當局計劃與扶貧和社福機構合作，通過家訪和電話訪問，主動接觸中年求職者。政府亦會扮演牽頭角色，例如兵庫縣去年聘請4名公務員時，便特地從1,600份求職申請中，選出4名就業冰河期世代人士填補空缺，當局並計劃在今年起，成立國家公務員社會招聘體制，讓公務員體系吸納更多中年求職者。 ■綜合報道

「低下階層」人數日增 脫貧無望

社會階級傳統劃分為資產階級、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，但隨着社會變遷，加上日本勞工市場的獨有特質，日本社會學家橋本健二提出，日本社會應分成5個等級，其中最下游的「低下階層」，絕大部分人口沒有常規工作，極難向上流動，脫貧無望。

橋本健二在著作《新日本社會階級》中，仔細定義各個社會階層，其中資產階級是指聘用最少5名員工的人，估計總人口約250萬，平均年收入約600萬日圓(約42萬港元)。中產階級可分為從事

行政、工程、高等教育的「新中產」，他們佔總勞工人口約兩成，年收入略低於500萬日圓(約35萬港元)；自僱人士被列為「傳統中產」，人口約為800萬；一般工人階級人口則有約2,200萬。

收入遜歐美

至於最基層的低下階層，人口約為930萬，相當於勞動人口的15%，人數在過去數十年持續增長。他們不少只能從事兼職，勞工福利遠較全職員工少，亦甚少獲加薪，使他們極難脫離此階

層，例如有從事工程的大學生因畢業後找不到全職工作，即使已累積多年經驗，薪資仍與20年前相同。

橋本指出，日本低下階層收入只相當於全國入息中位數約40%，相較歐洲國家的60%至70%明顯偏低。橋本建議大幅上調最低工資，由目前時薪800至1,000日圓(約57至71港元)，增至時薪1,500日圓(約106港元)，協助低下階層拉近與一般工人的收入差距，使他們較易脫貧，得以像其他人般組織家庭。 ■綜合報道

1/6 兒童陷貧窮 惡性循環難擺脫

日本雖貴為全球第3大經濟體，但兒童貧窮問題非常嚴重，不少兒童無法接受高等教育，長大後就業前景黯淡，無法改善生活及脫貧，結果造成惡性循環，形成「世代貧窮」，加重社會保障制度的負擔。

日本估計有350萬名兒童來自相對貧窮家庭，相當於17歲以下兒童中，每6人便有一人屬於貧窮(家庭入息等於或少於全國中位數的一半)。這問題在單親家庭更嚴重，每兩名兒童便有一名過着「相對貧窮」的生活。

打工幫補家計 無法高中畢業

日本貧窮兒童問題，源於1990年代起經歷長達20年的經濟衰退，造成不少家庭的收入偏低，就業年齡女性遭受的打擊尤其明顯，許多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，甚至借貸度日，以致債台高築。生活環境最惡劣的兒童難得溫飽，部分青少年則因家裡經濟環境太差，被迫工作幫補家計，無法專心學習，甚至連高中

也無法唸完，更遑論學費高昂的大學教育。新一代無法靠一己之力脫貧，政府提供支援便變得非常重要，日本政府在2013年立法應對世代貧窮問題，不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，盡量為學童提供平等教育機會。當局去年6月更修訂法例，呼籲市政府及縣政府草擬方案，協助低收入家庭的兒童。 ■綜合報道



日本估計有350萬名兒童來自相對貧窮家庭。網上圖片



日本政府推出新政策，主動協助中年就業。網上圖片